

冷面

□蔡小小

陈丹青说，他的上海胃到了夏天就是冷面。市区人的夏天总绕不开冷面，出于莫名的好奇与向往，我迫切地想吃一次冷面……

“爸爸，你会做冷面吗？”
“这有什么难的……”

父亲吸了一口烟，随后站起来走向厨房。不消时，乒铃乓啷的玻璃瓶碰撞声便响起。走进厨房一看，他正不紧不慢地调着冷面酱。

夏夜，星河漫漫，蝉鸣、凉风、枝繁叶茂。一个屋檐下灯火闪耀，老中青三代围坐桌边，咻溜咻溜地吃着盘中冷面，一言不发。

这便是我对冷面的初印象。
乙巳年，立夏前一夜，风还微凉。

我要吃冷面，今天就吃。
豆芽，花生酱，麻油……料买齐，归家。
夕阳西下，爷孙俩在桌上选着绿豆芽。

“你自己吃么……就好好选一选，两头掐掉，知不知道？”

爷爷语重心长地说着，可那上了年纪的浑双肉眼没看清楚，绿豆芽根藕断丝连就被丢在了选过的一堆“银丝”。实在有些好笑，我只好默不作声，重新掐掉。

处理过的绿豆芽焯水，丢在碗里。随后做水煮面。湿面吃口更好，比起卷子面，就是觉得要好上一些、可口一些。然而今天买面的时候晚了，没买到纯手工面，只得叫妈妈在网上买来所谓的湿面。锅

中水咕嘟愈甚，从冰箱里拿出乐扣乐扣装着的猪油，用烫过了的筷子舀出一块，撒在锅里。拆开面条包装袋，抓起一团湿面，人类的天性促使我放在鼻尖前闻了闻。酒精，是酒精的气味，纵使它似有若无，但还是被我这个小吃客捕捉到了。一丝厌恶油然而生，抄起包装袋翻过来一看，密密麻麻的配料表让我更是反感。于是抓紧这团湿面，放在冷水下冲洗几下，才放心地丢进滚水中。

一锅白面终于煮成，可接下来的工作更难一些。冷面冷面，不冷不算冷面。煮面人人都会，将面冷下来，可不是随便丢在冷水里这么简单。

老吃客们习惯于搬个电风扇放在边上，将面摊在盘子里，一边用筷子不断挑起，一边让面被风吹干、吹凉，这样才能有本帮冷面的干爽，清凉。家里很久不用电风扇了，无论大的小的，都是积灰许久，我自然没工夫再去仔仔细细地擦拭一遍，于是拿出自己收藏最久，父亲从绍兴带回来的聚骨扇，轻轻一抖，便成了足以代替电扇的厨房“利器”。

拿出冰镇过的铁盘，将面挑于其上，顺手放下筷子，不紧不慢地拿稳油壶，浇在面上，本来素雅清爽的面染上黄灿灿的花生油。随后左手执扇，右手拿筷，协调有序地一边挑动面条，一边扇着，面条裹着熟油在白炽灯的照耀下如玉温

马陆塘畔

润透亮。我的嘴角不禁微微上翘——看来我的选择还是对的……

摊在铁盘中条条分明的面条实在令人心满意足，称心如意。于是起身去准备冷面酱。

用调羹背面糰一勺花生酱，放在小碗里，分三次加冷水，一点一点地懈开花生酱，再加酱油和醋，感觉差不多了便用嘴唇轻轻一抿，再送至舌尖，润满舌头，细细品味一番，好好感受是否够味道，咸淡口味是否适中。

恰到好处，万事俱备，拿出刚才碗底铺满豆芽的铁盆，加几筷子面进去，把酱汁倒进碗中，挑上一筷子面，把碗中粘在碗壁上的酱汁抹得干干净净，拌起面来，定定心心地送入口中。

清爽，凉快，干脆，随后再是酱料的滋味，丰富而抓人。咀嚼起来，唇齿之间都是裹满酱汁的冷面，侵占着口腔的每一个角落，别觉得腻，脆爽清新的豆芽带着植物的利落 in 缓解着呢，口中既有浓郁的香气，也有清爽的“发擦发擦”。

爷爷带着笑意走来：“花头蛮多嘛？”我笑了笑，小心翼翼地调侃：“你还吃的下伐？”“喝点牛奶就好了，那点咸菜豆瓣汤记得吃掉，定归给你留的，知道你爱吃。”这才想起来还有汤可吃，端起盛汤的钢盆，往嘴里送去，筷头赶着豆瓣、咸菜、蛋花进嘴，清汤的鲜味与丰富菜料的口感又浸满整个口腔。

一碗冷面，一份例汤，滋味却比精致的料理还要丰富……

“你们小时候吃冷面伐？”
“吃的只是偶尔吃吃，毕竟条件不好。”

用铁架子固定，就是这样，一锅水只剩半锅。这样与飓风奋战了3天3夜，真的是很惊心动魄啊！还有一次，岳阳轮从广州出发去青岛进厂修理，吃着2只台风，本来只需3天航行，整合化了十天时间才抵达。一路抗台，一路惊心！

端午节前夕，我去赵志高家小坐，他妻子正在裹粽子，清鲜的粽叶香飘逸着。当赵志高讲到海员抗台时的险情时，他妻子忍不住插话，带着深深的情感：“杏芳（赵志高乳名）每次出海前，我都会哭上一晚。早知道当海员这样危险，也不会嫁给他了。”

我又刷到了一个在大风浪中远航的视频，巨浪冲刷上甲板，海员在奔走，讲解的声音刺痛我的耳膜：海风咆哮着，在深海面前人类显得无比渺小，整个船像被大海玩弄的玩具。海上剧烈的摇晃加上长期的疲惫，万一失足落海，那基本等于消失……

我的“海员村”的海员们，你们一辈子在远洋轮上工作、生活，直到退休才真正上岸，过上陆地上的生活！如果有机会让我采访你们每一个人，肯定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惊心动魄的经历！深深地致敬：中国的海员！

爷爷喝一口奶，头微微一偏，似是陷入某些回忆……

吃食，过往，童年，时代，纷纷扰扰熙熙攘攘，伴随着夏日的冷面，爷爷渐渐道来这几十载春秋，无数个光阴……

我的童年里没有冷面的存在，这才促使我去做、去吃、去翘首以盼。一碗冷面，不仅仅是一顿普通的餐食，是上海平民老百姓长久的回忆，也是上海新青年难以捕捉的一抹倩影……

后记：其实夏天里在外头，也



陈村躲雨

□姚鸣

1973年，我读高二那年夏天的清晨，大约四点时分，乌云掩住了月光，朦胧中透着几分凌晨的闷热。我与大哥一道，各骑着一辆自行车，载着四筐塞得满满当当的鸡毛菜，朝着马陆集镇驶去，满心期待着鸡毛菜能卖个好价钱，贴补家用。

应了那句“天有不测风云”的老话。临近广福公路右侧的马陆陈村时，刹那间，电闪雷鸣像突然被释放的怒兽，乌云沉甸甸地压下来，倾盆大雨瞬间泼洒而来，我俩一下子被打得有些懵，旋即拼尽全力，如飞鸟一般朝着靠着公路的陈村疾驶而去，将满载鸡毛菜的自行车停放在靠公路一家的农户晾棚底下躲起了雨。

但刚停下，一阵狂风扑来，我的自行车被无情地刮倒在地，这响声惊扰了这家农户。他们以为是偷鸡贼来“倒鸡棚”了，父子二人没有丝毫犹豫，操起菜刀和扁担，一脸英勇地冲将出来。就在此时，大哥正帮着我扶起倒地的自行车和那两筐鸡毛菜。这父子俩一眼便明白了大半。

暴雨愈加猛烈，那晾棚不堪重负，几块小一点的“油毛毡”被掀得远远的。但父子俩并没有先去操心自家的晾棚，而是热情地向我俩招

会吃冷面，只是实在难有满意的，林林总总吃来尝去，无非是加个茭白炒青椒，或者辣肉丁，以求达到滋味的丰富，可是老板们大多忘了，冷面正是因为其质朴的丰富、其平淡的惊艳，才给一代又一代的人留下回忆，才激发着我这个小吃客继续前行，在探索上海小吃与本帮佳肴的路途上不断求索……

当然……我觉得我的冷面做的比爸爸做的要好！

（作者系高一学生）

“海员村”记事

□赵春华

刷到一个视频，很恐怖：一艘从西非满载原油的轮船回国，途经印度洋，遭遇了超级风暴，且风雨交加，到傍晚风力达到十五级，海水发蓝发黑，再看看船尾，上下颠簸起伏，有20米左右的落差，拍视频者说：特别害怕！心里只有一个声音：“回家！”

这一段视频让我想起了我的老家，我老家一些海员的过往！

陈村，我的家乡，细数起来有十多个海员呢，因此有人称她是“海员村”，也不为过。我中赵家堰有个朱建明，南赵家堰有金惠德、赵基平、赵志高，北赵家堰有沈兴根、赵正新，吴王村民组有吴兴根，费家村民组有陈秋明，还有倪永法、金雪龙等共十余人。而工种有船长，有大副，有二副，有轮机员，有四轨，有大厨，有航修厂电焊工……

当年，这些海员散布在各条船上，如果合在一条船上，是足可驾驶一条轮船远航世界各地。

其时，能当上海员是一件很不容易也是很光彩的事，何也？政治条件要好，因为海员从事的是涉外工作，凡是与中国有贸易的国家都要去的，所以政审很严格的。还有一个要求：身体条件好，长期在海上航行，身体不好哪能抗得住？1974年，马陆48人被招募，体检下来只有12人合格。
“海员村”的海员来源于这几个方面：一是从部队里回来的复员军人；二是回乡工人的子女；三是直接去部队招聘；四是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；五是厦门集美航校毕业的学生。由此得见：当海员，不简单，不容易。

于“海员村”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一直很关心，因为这其中赵姓的海员不是我的亲戚就是我爱人的邻居，就说赵正新吧，我从小就由父母作主，认了他的爸爸为干爹；

赵基平和赵志高则是我爱人隔壁邻居，还有朱建明则是我的邻居，小时候一起挑羊草、车铁箍的玩伴。从他们那里知道一点轮船上的知识，轮机员负责机舱，大副、二副等除了驾驶轮船外还要负责甲板货物装卸等等。其中金惠德是最早进上海远洋公司的，他从马陆中学毕业当海军，复员后进公司。原来学的俄语，到远洋公司自学英语，刻苦学习，认真工作，当上了船长。有一次，团结轮在公海上起火，时任和田轮船长的金惠德勇敢坚毅，硬是把团结轮拖回港口，获得嘉奖。据说他是高级船长，是国务院津贴获得者。2019年病逝，公司派员参加其追悼会，致悼词。我与他 是相邻村民组的人，当年传闻他酒量大得不得了，一顿可喝一“东洋”壶白酒，足有3斤！不知确否？但和田轮救团结轮之事千真万确的，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条消息。

据说远洋轮的伙食还是不错的。赵志高是大厨，现在做了我动迁小区的邻居，他告诉我：出行前必需备足吃的主食和各种菜肴，包括料酒、酱油、生姜，放得起的皮蛋等等，一应俱全。每天早餐基本不雷同，什么面包、馒头、炒面、炒饭、稀饭等。专门有食用水仓和生活用水仓。当年海员还有一个值得炫耀的事情，那就是可以从国外带回彩电、自行车等高档用品。现在这些东西到处都有售，且越来越便宜，政府还推出以旧换新，可以便宜不少，目的当然是推动消费。可在那个年代，电器、自行车等是凭票供应的，有的东西在当时见所未见，例如大的彩电。

当海员风险大，这是尽人皆知的。1978年，岳阳轮驶入荷兰鹿特丹港，遇上12级台风，抛锚，锚链断了，驾驶台倾斜40度，如果达45度，船必倾覆，多险呀！人在床上哪能睡？滚来滚去，厨房里做饭，锅子要

槐花（外一首）

□孙思

你是我故乡的花
不知怎么跟我一样，来到这里

上海对于你不是路，是桥
这桥即便过去了，心过不去
有着千万里的空

你在故乡开花时
村里村外，大路田野

像一场温暖的雪崩

在这里，如来到一个笼子里
虽然熬人是一辈子的事，熬你
也就一个季节

水仙

昨夜疏风骤雨，落红拂了一地
好在你不在其中，你被主人藏于室内
那是主人的屋子，也是你的港湾

跟主人朝夕相处，你懂得很多人

事

你觉得人跟人像照镜子
又像左手跟右手下棋
再怎样七弯八拐地绕，也是差不多路数

常常的，你的目光会与主人在半空中相接，有些话你觉得还是不说的好
一旦说出，就成了双利刃
主人受伤，你也会流血
很甜、很烂漫
仿佛笑是你一辈子的事
你必须去完成